

亥

徐氏襍著四種

徐氏四經集解

道德經註

陰符經註

樂府傳獻

洞溪遺情

光緒十有九年上海圖書匯成印書局印

序

道德經非談道德之書也昔老聃氏去周出關關令尹喜迎而謂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夫著書而曰強喜真知道德之意者乎夫道固不可以書明而非書又無以存道強之云者明書之不足以言道也於是老聃氏曰吁道可道非常道反覆其義成五千言夫以五千言言道則道仍可道也乃矢口卽曰可道者非常道則五千言皆非常道也非常道而仍有五千言此乃不得已而有言不可以五千言爲卽道也故曰強也然則書之所言皆非道乎是又不然非道則并不必著書夫書固不足以言道而道又未嘗不在書知書之爲強而著則知書之所名皆強而名從其強而求其所以必出於強因以得其非強者則不可道者因可道者而見五千言又皆道也故強而仍著書也後之學者能知此意則道德經可曉然矣知此意則并不無道德經而亦曉然矣道可道非常道此五千言之宗旨也卽五千言之義疏也若古今之註道德經者存者不下數十家皆道道也夫道道之不足以知道也明矣何也老聃氏又曰强名之曰道是道之名并非道之本名也而奈何且道道也乾隆二十五年歲在上章執徐如月中澇洞溪徐大椿序

凡例

一此書古註不下數百家人立一說非汗漫支離卽疎略淺陋更有鄙俚荒謬并文理亦不通者蓋其人本不足以知道強而求解宜其如此也王弼之註爲最著詞亦膚近無發明至所云河上公之註真所謂文理不通者也其爲僞託無疑而猶流傳至今真不可解餘所見亦不下數十家非無偶得總不精純余惟熟讀經文深參至道不襲羣言直疏經義其或說有與前人同者此乃一心暗契並非勦襲也

一史記祇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是時止有上下篇而無分章之目後世有分五十五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一之殊并有每章各立名目如首章名體道二章名養身之類皆後人之所擬俱無足取而唐元宗又分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亦未爲的論今止分上下二篇爲八十一篇以存段落指歸而已

一篇中字句或少或多或同或異每本各殊若俱載錄文煩淆雜仍無所適從今從諸本校對取其明白確當詞義通達者從之俱不盡錄

十九章治人事天莫如嗇乃儉嗇之嗇王弼訓爲稼穡之嗇則下文費解矣此本字義俱考古字書諸解擇其與本文最切確者爲訓故能上下連屬

一老氏之學與六經旨趣各有不同蓋六經爲中古以後文物極盛之書老氏所云養生修德治國用兵之法皆本於上古聖人相傳之精意故其教與黃帝並稱其用甚簡其效甚速漢時循吏師其一二已稱極治後人訾議不一所謂下士闡道而大笑者也學者熟讀深思其于修己治人之道豈云小補

道德經

上經

吳江徐大椿靈胎氏注 曾孫 錄芝翹校

道可道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常者本然之謂道本無名指爲道者非道之名可名非常名形者指有形之物言凡物之成名非物有本然之名也如天地日月之類豈必一定當名爲天地日月乎夫有形之物其名尚皆強加況無形之道而加以道之名豈道之本體乎此二句乃至經之大旨見道之不可以言語形容而人當以意會無名天地之始天地未生之前混混穆穆無一物之可見則無一有名萬物之母天地既分而後名由此無名天地之始物之可名故爲天地之始卽所以生天地之道也有名萬物之母此立而萬物遂以次而生萬物生於有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觀體道者觀之也無無名之始也妙玄微之祕也道未見端形者卽有名乃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觀之也無無名之始也妙玄微之祕也道未見端形者卽有名故常無欲以觀其竅有名之始也竊發洩之處也物始受氣發動欲以觀其竅成形而又無所不足觀之乃見其靈機迅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謂無與有也異名謂同出謂有固出於無而無亦有所從出蓋既名曰無則已可道可名而非常道常名矣是必又有生無生有而并不得以無名之者乃爲真道也同謂之玄玄淵微難象之名能生有生無而難名者也玄之又玄生有生無之上更有不可思議者并不得以玄名之故曰又玄玄妙之門妙兼竅而言即有無之妙道也門謂有無所出入萬化皆從此出而無窮盡矣

天下皆知第二

道德經 上經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知有美與善必有不美不善者相形而見皆非至治之世也下文乃申明其說故有無相

生有有而後難易相成有難而後見爲無見爲易長短相形有長而後見爲短高下相傾有高而後音聲相和凡響皆謂之聲音有聲而前後相隨有前而後有後此乃所謂知美斯惡知善斯不善之義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惟聖人知之故雖有事而行不言之教雖有教而不以言萬物作焉而不辭作興起而從乎聖也生而不有生養之而不爲而不恃未嘗爲而不自功成而弗居爲萬物圖成而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言聖人雖不有其功然其功實出之恃其能不自居其功聖人故愈謙而其功愈不可辭也

不尙賢第三

不尙賢使民不爭爭之所由起以上之有所尙也尙賢則民皆逞其賢智而忌刻嫉妒之心生不尙賢則各藏其智巧而無所容其爭競之心矣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不貴雖盜之而無用則盜心自泯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之生以物之有可愛者故心爲之動而亂其清淨之體若去其可好之物則心無所誘而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去其嗜好足其飲食弱其志強其骨除其剛暴勞其形體嘗使民無知無欲惟其無知所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弱其志則雖有知而亦不敢有所爲矣爲無爲則無不治能有爲者且不敢爲則無知之愚深遠似有不同乎物者存焉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宰萬物之所由生也然天之主宰亦不能違乎道則道能生帝而爲帝之先矣帝且先之安更有子之者乎是道真爲萬物之宗矣

道沖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道體沖虛就其虛而欲用之或似不挫其銳磨礲解其紛紊亂和其光混萬物同其塵染萬物湛兮似若存雖和同於物然其體仍然虛明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宰萬物之所由生也然天之主宰亦不能違乎道則道能生帝而爲帝之先矣帝且先之安更有子之者乎是道真爲萬物之宗矣

天地不仁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芻狗用以祭，祭畢則棄之。天地生萬物，過時而民化成，而忘焉，絕無留滯之意。故曰不仁。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養萬心，故亦以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之無底，曰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靜則常空而出。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道微妙難言，言則愈多而愈晦。默不窮，會於中心，則道反湛然而可見也。

谷神不死第六

谷神不死。谷虛空也。其所以宰此虛空者，則有神存焉。谷本無形質，則谷之神豈有死時乎？是謂玄牝。此乃玄妙之竅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已屬空虛，然又自生此空虛者，此之謂門。天地根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不已，雖無所見而若有存焉。用之則動，而地亦由此出焉。是乃天地根也。

天長地久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無自私自利之心，自長自養之道，惟知覆育萬物，使萬物生息於其間，而不絕則天地自長存。不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身爲後，而天下必推戴之，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後身外，身無私也。身先，身存則身淺。其利是反成其私矣。然聖人實非欲成其私，而後其身外，其身也。此蓋理勢之自然，物情之必至，感應之道，固如此。惟聖人爲能操其要耳。

上善若水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上善至善之人也。利萬物，謂灌漑萬物，不爭。謂不取資於物，處衆人所惡，謂舍高而就下也。此乃近

道之事故居善地居身欲如人莫善與人莫善存心欲如言善信立言莫善於信實政善治爲政莫善於有條理事善能行事莫善動善時舉動莫善於能幹夫惟不爭故無尤矣上文所云皆所以利萬物而不於從時與萬物爭者也尙安所召尤哉

持而盈之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者必覆知其覆而强持之則不如不盈之爲安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銳者必挫知其挫而仍揣之不如不揣之爲逸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至也誰能長守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凡富貴之人不知處盈之道而以之驕人則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智者知之其功名既成之後如器之已盈物之已銳而時將覆挫也則奉身而退以保全其功名此乃天道之自然當奉行而弗違者也

載營魄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魂也內經肝主血而藏魂故卽指營爲魄卽神氣也魄體精也魂魄本二物而易離人身載此二者而欲守至一之道果能使之永不相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其氣而無雜念之紛柔順其性而滌除瑕垢而觀覽玄妙豈能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欲加惠於民而治其國果能端拱無爲而使民自化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事有張弛成敗如天門之有明白因達能無知乎而全不露其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生畜萬物而爲而不恃謂不恃其功長而不宰謂不爲是謂玄德能如此則有德而不顯其德是謂玄德乃玄妙而近乎道者也

三十幅第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輪之股戰輻所湊車輪之容軸者也無謂轂中空處惟其空乃能容軸而車得以行則車之用反全在此否則輻雖多而車終不能運行也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埴土之細膩者埏和土也言陶者和土以爲器必虛其中乃能盛物而得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戶牖爲室之空處鑿之乃可出入通明以爲居也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虛處則雖有其物而無以用之是所以致用者無也

反在於

五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色亂則目眩不能辨正色

五音令人耳聾
音亂則耳聾不能辨正聲

五味令人口爽
味亂則口失不能辨正味

狂荒於游畋則流蕩
馬騎田獵令人發狂忘反而心失其正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
欲求難得之貨則越禮犯義而行入於邪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目外觀也

非上文目盲之目腹內之道德也言聖人因外物之害於身故以外樂爲務而惟內之道德是修彼目也此腹也

寵辱第十三

寵辱若驚人之情喜寵而惡辱然寵辱之責大患若身人莫不貴其身而惡大患

至互相倚伏得之皆當若驚然大患當貴之與其身等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辱皆非吾本性所固有得失俱當若驚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有身而後有患則患之來原從身而有是患正所以成其身也故身可貴則患亦當貴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聖人知其然也於是後其身而先夫民貴則不貴其身而貴天下則天下亦貴之而可寄於天下之上愛則不愛其身而愛天下則天下皆愛之而可託於天下之內矣此則

寵辱大患皆不能變動其心
而超乎寵辱患害之外者也

視之不見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夷平也希少也微隱也此皆借其字以形容道之無迹皆强名之也此三者不可致諸故混而爲一三者皆彷彿疑似而名之耳豈可分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其在上則不覺其明其在下亦不覺其暗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衆多也皆不可得而指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爲惚恍似有狀而實無象惚恍無定難擬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迎之處其前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既不可見惟有執古人已之貌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處其後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往之陳迹以治今日之天下爲有可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有可見者古人之陳迹但古人之所以有是法者必有所以立法之故此爲循也古法之始如能知之則道之紀綱在是矣此卽所謂夷希微也豈有物之可哉

古之善爲士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者不可見妙者不可測玄者不可窮通者不可執兼此四者人安能窺而識之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勉强形似也若冬涉川豫由豫也冬日畏寒容之也猶兮若畏四鄰猶夷猶也如四隣窺伺之而不敢有所爲儼兮其若客莊嚴如渙兮若冰之將釋渙然舒散若敦兮其若樸敦厚若未廣兮其若谷空曠如谷之虛而能容渾兮其若濁水之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渾然甚濁而靜以待之則徐徐自清而分別不爽寂然甚安而保此

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以上皆善爲士之道能保此道者惟其每事不欲盈滿所以常并其新者不可保若常守其敝則千載如一日反無變易之虞此所謂微妙元通而人不可識之道也

致虛極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致即致知之致窮致虛無根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皆紛紜變動吾則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芸言作者之多也歸根返於所從出之地也歸根曰靜靜對動靜以觀其來復之時復命曰常能常久而不易知常曰明根返於性命乃復還於性命乃復之則爲明哲之士矣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而亦與萬物同作則逐物而離乎根故凶知常容知常則靜虛而能容物容乃公能容則無偏私而公正公乃王公乃與王者與天同其量王乃天天乃道天不違乎道如天道乃久久則常道無止息與天乃道則與道同其體道乃久存不息沒身不殆道同體則終其身豈有危殆乎

太上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太上上等之治也浩浩蕩順帝之則僅知有其人而已不知帝力於我何有也其次親之譽之親愛而稱譽之則已見德於民而不能相忘於神化故爲其次其次畏之惟知畏其法令之威其次侮之侮之則并法令之不行操之如人之不信我必我之信先不猶兮其責言至人知信之不在乎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功無不成事無不足故人從而疑之猶兮其責言故夷猶靜默而矜貴其言絕無言論之迹而遂百姓羣然共覩相忘於熙熙浩浩之天而已

大道廢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無名仁義有迹是而渾然之道漓矣。智慧出有大僞開混樸而爲智慧則漸流於巧詐而大僞生矣。六親不和有孝慈順治之世君臣輯睦忠無所見惟遇暴君暗主而後節義之。慈無所見惟有不孝不慈者而孝慈始得顯焉。國家昏亂有忠臣士出焉凡此皆相因而成相形而見世愈趨而愈下者也。

絕聖棄智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通也智明也天下無聖智之人則愚鈍者不爲所欺而人人皆得其利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任其天真而人人孝慈矣。絕巧棄利益賊無有趨巧而務利則相競而爲盜賊絕棄之則亦何所爲而爲盜賊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後世尚文之事聖人以爲此不足以治天。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尙質素而守敦樸去其私念絕其嗜欲如此則天下自無事而長太平矣。

絕學無憂第二十

絕學無憂人之憂慮皆從學而生學則明乎是非善惡而自不能已於憂矣若一無所學憂何自而生哉。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與阿不過詞語順逆之間善與惡不過幾微異同。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惟夫常人之所畏者則必之際亦何必過爲分別以自擾其心乎。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惟夫常人之所畏者則必有害於身之事則不可求異乎人而不畏如不畏則其心荒唐將何所止極乎。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樂也如享太牢之豐腴如登春臺之和暢皆言其無所畏也泊淡泊也其心真若衆人皆有所餘贏。乘乘兮若無所歸乘御也如乘車。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獨若有所遺失我愚人之心也哉其心真若下愚之人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沌沌渾沌不開之濶兮其若海澹水搖貌若海之動蕩寥廓
貌悶悶沉鬱之貌言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何哉凡以求養於道故不以所爲也我獨頑愚外物爲務也母卽有名萬物之母所以生萬物者也鄙陋無所知爲

我獨異於人而責求食於母

言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何哉凡以求養於道故不以高風無止宿衆美之久而已哉蓋以道體本如是故知之耳衆甫美

衆甫美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

曲則全第二十二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德盛德也言盛德者之容貌惟道體之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惚無定之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深遠也冥昏暗也言雖無而實有非真無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言其精又非虛假乃眞實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道之形不可見而道之名則常存若果無其實何以能常有其名哉以闔衆甫甫美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道惟常存故聞歷衆美而道不弊不然吾何以知

曲則全第二十二

曲則全能曲而後能全枉則直能枉而後能全枉則直能直而後能全直則盈能盈而後能全盈則新能新而後能全新則少能少而後能全少則得多則惑此又一義少則約而以則惑惑易守多則亂而生疑是以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天下之至也愈少則愈精而不自見故明其智天下式天下所不能外故爲天下式不自見故彰其德不自伐故有功其愈周愈顯不自是故彰其德不自伐故有功其不自矜故長其德愈周其德愈長夫惟不爭不爭卽上文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不爭卽能曲也莫與爭則全矣舉曲則以下四者皆在其中矣誠全而歸之益而毫無所損也

希言自然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少言而可以盡天下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有聲之大風也飄風驟雨乃天地不自然之氣故不能久孰爲此者天

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從事謂學道也所學者德德爲道之次所學者德則亦同於德德之下皆爲失所學者失則無往而不失矣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樂得之言我有以樂乎彼則彼亦若有樂於我而相合焉故信不足有不信必我之信先不足而後人之不信隨之此則同於不

久不弊矣信不信亦樂得之也若自然之道則無德失信僞之紛而自長

跂者不立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翹足也跂跨者不行跨兩股開也跨則不可以立跨則不可以行自見者不明白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四句與二十二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以道觀之猶食之餘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物萬物也上文所指之人皆萬物之所惡有道者豈肯如此而見惡於物乎言物則人在其中矣

有物混成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成不鑿而自成體先天天地生其生在天地之先寂兮寥兮寂安靜也寥空虛也獨立而不改久而不易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句此言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萬物皆從此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無名天地之始道在天地之先豈得其用有自然無名則難以指稱故始字之曰道道又不足以盡其形容故又强名之曰大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者發散在外也逝又不足以盡